

局长 新事之奇

何 求 原著
于彦夫 编剧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新局长来到之前

何求 原著

于彦夫 編劇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金版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9 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787×1 92公厘 $1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1\frac{5}{16}$ • 字數 29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4,700册 定价(7)0.14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43

内 容 說 明

这是一个諷刺喜剧样式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某局的牛科长是个惯会吹牛拍馬的官僚主义者,为了迎接新局长,不惜动用大量公款,給新局长修办公室、买家具,而把公家的洋灰置于露天听任雨淋,干部宿舍漏雨也不加以修繕,对于可能解决的干部生活上的問題却拖延不去解决。

剧本通过一系列富于戏剧性的情节,諷刺和抨击了牛科长和崔庶务不关心群众生活、不爱护公物,对上逢迎,对下敷衍的恶劣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。同时,通过張局长和苏玲这两个人物,也表現了他們所具有的新的道德品質。

一、某局办公大楼后院

(漸明)一張帶着無數大小窟窿的破油布，由鏡頭前拉了過去。畫面顯出堆積着象小山似的洋灰垛子。

幾個工友上上下下，拉扯着油布，準備遮蓋洋灰。可是洋灰太多，油布小，蓋了這頭，露出那頭，左拉右扯都不行，工友們累得滿頭大汗，不滿意地嘮叨着。工友甲說：“在屋裡放得好好的，偏偏要搬出來，就給這麼一小塊油布，頂個屁用！”

站在下邊的工友乙也開了腔：“咳！你叨叨什麼哪？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唄。蓋不過來也沒有你的責任。”

工友甲：“沒有我的責任？可等下起雨來，又得折騰你來搬。”

工友乙：“那有什麼新鮮的？總務科向來就是這樣！”

他們你一句，我一句地嘮叨着，但手卻不停止工作。最後他們只好將油布蓋在垛中間。建設科女同志蘇玲走來，一看兩頭露的比蓋的還多，着急地嚷了起來：“這不行啊！”

工友甲看蘇玲跑來了，他一邊擦着頭上的汗水一邊說：“不行怎麼辦？就領來這麼一塊。”

蘇玲：“牛科長不是給批了兩塊嗎？”

工友乙有點象發牢騷似的：“要批，幾塊都行，可是給嘛，就是一塊。”

工友甲走到蘇玲跟前，帶着埋怨的口吻：“蘇玲同志，為什麼你就答應把房子騰給他們呢？”

蘇玲耐心地解釋着：“本來我是不同意，可是他們堅決的要那間房子！說是給新局長修辦公室……好在，牛科長答應咱

們，很快的就給想辦法。”

工友甲非常有把握似的肯定地說：“很快？哼！我敢把腦袋輸給你，他要是能……”
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牛科長已經站在这里听着哪。工友甲一看牛科長那兩只象凶神似的眼睛，吓得一个字也不敢說了。

牛科長習慣地披着一件上衣，氣呼呼地質問着：“你怎麼知道我不能很快的給你們想辦法呢？嗯？——你們當工友的，就老老实實按着上級指示工作就對啦！”

吓得工友們都也不吭氣，繼續工作去了，蘇玲想來解解圍，沒等開口，他又吼了一聲：“簡直是無組織無紀律，亂放炮！”

蘇玲覺得工友們亂說是不對，可是油布太小，的確也是個問題，有禮貌地向牛科長：“牛科長，你看，這一塊油布不夠哇！”

牛余火未熄，但聲音卻小了一點：

“好啦！我再批一塊給你們。”

蘇玲：“好吧！可是，主要的得趕緊解決房子啊！”

牛科長不耐煩地轉身要走去：

“我不是已經答應過你嗎？（視線忽的又落到工友甲身上，放大了聲音）他不是要輸腦袋嗎？我倒要看看你怎麼往下拿。”

蘇玲：“好吧！那就勞您駕，快點給解決吧！”

牛科長氣哼哼地，把披在肩上的衣服，搭到胳膊上，向辦公大樓走去。

二、新局長的辦公室

一只大毛刷子，沾滿了漿水，向半舊的牆皮上塗去；另一邊，一個工人站在馬凳上，往已經刷好漿的牆皮上端畫着花邊；地板上洒滿了漿水的斑點和亂七八糟地堆着一些水桶、雜

物等。

为了把房門扩大，半边的門框已刨掉，几个木瓦工在工作着，滿地是木花磚头……崔庶务滿意地环視了一下，然后和一个滿身是油漆的工人，在計劃着油漆地板的事。看起来是为了抓紧時間，許多工作都齐头并进，一道下手。

牛科长为了躲閃泥土、水漿，一个箭步穿进屋里，首先他就注意到繪制的花边：“唉呀呀！这是什么样子？太庸俗——！”

崔庶务聞声而到，应声虫似的：“是啊！……庸俗！”然后好象在思索着，追忆有什么好花样。馬凳上的工人早已停手了，看着这二位領導。

工人：“崔庶务，怎么样？（意思是我們还繼續做不？）”

崔：（干脆地）“擦掉重来。”

工人也沒吭气，显然是不高兴了。拿起已沾滿漿水的大刷子，將全部花边一涂而光。

崔庶务將手中許多图样呈給牛科长看。有花边、也有沙发样子，选了一陣，也沒选中一个，最后指着沙发样子。

牛科长：“这个我亲自去看。”

崔：“那太好了。……这是地板色样，朱紅的！”

牛科长：“嗯！不錯。什么时候动手？”

崔：“明天就开始油漆。”

牛科长：“对。老崔呀！这几項工作都要抓紧呀！”

崔：“是啊！其它工作我已經都停办了。”

牛科长：“对！”說着又看手中花边图样，看来看去，好容易选中一張，滿意地，“這張好！這張图样倒很有点艺术。”

崔：“是啊！是啊！剛才我也是选中了這張才讓他画的。”

牛科长：“噢！剛才就是这个样子（抬头要和墙上画的对証一下，可惜已經全涂掉了，有些不自然地）好吧！就是它吧！”

將樣子遞給崔庶務，轉身就走。

馬凳上的工人，等了許久問道：“怎麼樣？崔庶務（意思是決定了沒有？）”

崔：“按原樣不動。”

崔庶務走向前去，將樣子遞給工人，工人不滿意地拿着沾有漿水的刷子，敲打着牆皮說：“按原樣子已經沒有了！”

刷子敲牆，濺來許多漿水，弄得崔庶務滿臉滿身，他急速躲閃過去，可是沒留神，腳底下卻將漿桶踢倒，漿水流了滿地。

三、走廊扶梯上

牛科長匆匆奔上樓梯，他想到辦公室看一下，便預備出去訂購沙發。也許由於速度過急，一步跨兩個台階，甩手而上，不小心把迎面下樓的某女同志手中冊本打落，單、表紛飛滿地。女同志急忙去揀拾，他卻沒有理會。反而怪對方不小心：

“唉呀！走路怎麼不小心啊！”

女同志並沒理他，鍾同志走來幫着揀了幾張遞給了她，然後跨了幾步趕上牛科長，非常客氣地：“牛科長，你看，我們那個事，我都不好意思再催了……”

牛科長卻一下子摸不清頭腦，問道：“什麼事啊？”

鍾：“你看，您又忘了……宿舍唄！”

牛科長：（想起來了）“噢！沒有忘！沒有忘！（拉着他習慣的官式腔調）咱們這個月的預算，實在是不夠了，有什麼辦法呢？下個月咱們一定修……”

鍾：“牛科長，一下起雨來……”

牛科長：“是有些困難，可是過去草棚、破廟還不是一樣都住過。你是生活委員，應該向大家解釋解釋，克服着點吧！”

这时正好公務員送來通知，牛看了一眼，叨叨着：“又是開會，不行，我請假！（向簿上簽請假，然後對公務員）你讓老張把車子開出來，我有急事要到家具店去。（公務員出。牛繼續走着對鐘），好吧！下個月咱們一定修！”

鍾同志無可奈何，看着他匆匆走去。

四、辦公室（原局長辦公室）

室內早已有四五個人在等候科長給批示事情，許久科長沒有來，人們散漫地抽着煙來回踱着；也有躺在沙發上的；在打電話的……忽然科長推門而入，人們搶着去讓批示，惟恐自己落在後邊……

牛科長一看他們蜂擁而上，就有幾分不悅：“我還沒坐下，你們忙什麼呢？”

甲：“科長，我們等了一個鐘頭了……”

乙：“等着用，要不然……”

丙：“我們處長說今天無論如何也要派車去……”

丁：“我們……”

戊：“不然的話……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，都搶着說，電話響了，牛科長走到辦公桌前，拿起聽筒：

“喂！是我……什麼？政治學習？唉呀！好我的組長呢，你沒看見我這兒都排隊等着嗎？……噢噢，電話里看不見，組長……我請假吧！好在從猿到人那一章我已經學過好多次了……對！”牛放下電話，噓了一口氣，然後嘟囔着，“哼？猴子變成人，我這兒忙得手腳不得閒，人都快變成猴兒啦！”

大家剛發笑，牛科長煩躁地拍了一下桌子：

“好啦！你們那事都以後再說，目前壓倒一切中心工作是，為新局長十六日的來局，作好一切準備。”

大家都怔住了。(漸暗)

五、日曆

(漸明)日曆。由八日一篇篇地撕去，到十六日停(推大)。

迭印：

牛科长挟着大皮包，緊張地匆忙地走来。(鏡頭跟移)(漸暗)。

六、办公室

(漸明)早晨的时光。透过玻璃窗子看出去，天气是不太晴朗，远处濃濃的烏云，漸漸地湧上来了，看样子，脱不过又要下一場暴雨。

公務員老李，收拾完了屋子，便坐在小沙发上拿起書来。

少頃，門外傳来了“咔咔”脚步声。老李很熟悉这个声音，迅速地放下了書本，迎向門去。門开时，牛科长挟着一只臃肿的公事包，匆匆地进来了。

老李一面急忙上去扶着“自动合叶”門扇，一面有礼貌地寒暄了一句：“您早？”

“早早早！”

牛科长不在意地应付了一声，匆匆忙忙地走去，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放，然后望着老李：“沙发送来了沒有？”

老李：“还没有。”

牛科长：“还没有？……人哪？”

老李：(不懂)“誰？”

牛科长：“崔庶务他們还没有来？”

老李望了一下电表，笑了一笑。他想科长一定是弄錯了時間，不然不会……他有礼貌地：“牛科长，离办公時間，还有一个鐘头呢！”

牛科长为了給新任局长布置房間，今天是突出地来得早，他滿以为崔庶务会比他来的还要早，可是現在連个影子也沒見到，加上老李这一提办公時間，心里就有几分不高兴：“办公時間！办公時間！你們都是雇佣观点！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，有多少事情要办，你們还等办公時間……（他走到沙发旁，拿起老李看的那本書——‘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淺說’）誰的？”

老 李：“我的。”

牛科长：（出乎意外）“哦？你也学总路綫啦？”

老 李：“是的。”

牛科长看了老李一眼，似乎覺得工友們看总路綫，真是多此一举。順手把書往桌子上一扔說：“你們当工友的，只要把办公室打扫干淨，不耽誤茶水，那就符合总路綫的要求了。（看到旧沙发上放着一把条帚）你瞧，这就不符合总路綫。快拿走！”

老李被他这一頓沒来由的訓斥，弄得摸不着头脑，默默地拿起書、条帚等走去。

牛科长打了个呵欠，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事似的，安定不下。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把老李又叫回来：“回来，局长办公室打扫干淨了？”

老李迟疑了一下，因为局长办公室就是这间屋子。可是他馬上就意識到科长所問的：“您說的是樓下的新局长办公室吧？打扫了。”

牛科长：“窗簾呢？”

老李：“一早就挂上了。”

牛科长：“回头我去看看，去吧！”

老李走去。牛科长一边思考着还有什么事要做，在屋内来回走着，一边拿出一支香烟，准备擦火吸着。当他又走到沙

发跟前时，他看见沙发破了，马上想起新沙发来了，于是去打电话。

牛科长：“要建新木器行！（他坐到桌子上）喂！建新木器行吗？找你们的老闆……（暴躁地）你別管我是誰，叫他来听电话。（使劲打桌子上叫鈴，不見有人来）老李！老李！”

老李急忙推門进来。

牛科长：“把崔庶务找来。”

老李：“好。”（欲去）

牛科长：“回来！（这时电话里有人招呼）喂！我是牛科长。（向李一摆手示意去吧）喂！昨天买的一套沙发，为什么还不送来呀？……什么？不行！九点鐘以前一定要送到……九点鐘以前，晚一分鐘也不行。（用力把話筒挂上，然后又要另外一个）要……百貨公司隔壁那家木器行……是老盧嗎？昨天給我們局长訂的那个鋼絲床……你別老提錢錢錢的！要多少給多少，只要你东西好……”

七、走廊上

崔庶务和建設科女同志苏玲，一边爭吵着，一边由楼下走了上来。崔庶务揸着个皮拷包，看样子他是剛上班来，就被苏玲給拉住了。显然他已經感到对方太囉嗦了。

崔：“唉呀！我不是跟你說过了嗎？你找科长也沒用哇！他的事情太多啦！全局的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那样他不操心呀！”

苏玲：“你們总务科就管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呀？”

崔：“咳！我們的职务嘛！好了，好了！回头我来跟他談一下好不？”

为了洋灰的事，苏玲跟总务科吵了好几天，始終未能解决。今天，她下定决心非讓他們給解决不可，不然下起雨来，

洋灰非損失不可。

苏玲：“不行！回头下雨了，就来不及了。”

这时他們已經走到办公室門口了，崔庶务为了給他們科长擋駕，他是不願意讓苏玲見到科长的。

崔：“这样吧！上班后你再来找我吧！”

苏玲：“又要拖哇？”

这时老李由走廊的一端，边跑边叫着：“崔庶务！科长找你哪！”

崔庶务一听，轉身就要往回去，老李指着办公室：“在这儿。”

崔庶务站住，他想如果馬上进去，苏玲一定也要跟去，这又給科长添麻煩，还是把苏玲支开吧！

崔：“好，我馬上就跟他談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苏玲：“不行，我要見他！”

苏玲自己就要往屋里走，但，却被崔庶务擋住。

崔：“唉，同志啊！我不是跟你說过了嗎？……”

苏玲：（发火地）“你干嗎，老是擋駕呢？”

兩個人吵起来。

八、办公室

牛科长在屋里，电话正在叫不应，傳来了門外的爭吵声音，使他越发听不清了，急忙握住了話筒，高声地：“誰在門外吵什么？”

崔与苏同时推門进来，崔庶务向牛諂媚地一笑：“科长，是我——您早？”

牛科长：（发火地）“沒看見我在这儿打电话嗎？”

崔庶务尷尬地想要解釋：“是建設科的苏玲同志……”

牛科长：（不耐煩地）“等一等。（回头對話筒）喂！喂喂！（使

勁把話筒放下) ”

牛科长噓了一口气，慢吞吞地，装着很平靜的样子，走向小沙发：“什么事儿呀？一大早就吵鬧鬧的？”

苏一看牛科长今天早得出奇，諷刺地：“牛科长今儿可来的真早哇？”

牛科长：“早早早！”

苏玲：“今儿天气不好，准要下大雨，我們那三百袋子洋灰，可不能再擱在外边淋雨了。”

牛科长一听，又是那件搗蛋的事，心里就有些不高兴，但是他又不敢外露，于是装着和顏悅色的，拉着他习惯的腔調（令人討厭的腔調）：“苏同志，你們的洋灰不是用油布盖上了嗎？”

說着坐到小沙发上，把他头会儿未燃的紙烟点着。

苏玲：“你那兩块象小孩尿片似的油布，頂什么用！”

牛科长：“別太挖苦了。”

苏玲：“挖苦？前天一場雨，就打湿了七八袋子……”

牛科长：“房子不够嘛，叫我有什麼办法呢？”

苏玲实在听够了他們这一套老腔調，生气地一边坐到沙发上，一边帶着質問口气問道：“房子不够用也得想办法呀。这洋灰是公家錢买来的！……”

牛科长：“我也学习了总路綫，誰还不懂得这个道理？可是沒房子也是具体困难啊！”

崔庶务在一旁帮腔地也插了一句：“是啊！的确是困难。”

他們倆一唱一和，使苏玲更加生气：“困难！困难！困难也得想办法克服呀！”

牛科长一看，这家伙一点都不肯放松，实在有些头疼，于是便使出他的老伎倆，站了起来：“克服！克服！一定克服！（看手表）待会上了班，我再找他們研究研究。”

苏玲：“你們倒挺遵守作息時間！”

牛科长：“噢！这是符合总路綫的。总路綫只要我們增产，沒叫我們加班啊。”

說着轉身要去办公桌，苏玲也馬上站了起来：“雨可不按你規定的時間下。要是洋灰受到損失，你們总务科要負完全責任。”

牛科长：（煩燥地）“行行行！負完全責任。（看表）苏同志，这样好不好，給我半个鐘头時間，一定替你們解决。”

崔：（帮腔地）“这总該行了吧？”

苏玲無可奈何地，看了看表，記住了現在的時間：“好吧！过半点鐘我就来找你。”瞟了他一眼，就走去。

牛科长精神得到了解放似的，狠狠地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指着苏玲的去向：“哼！他們建設科……”

沒等罵出口，見苏玲又推門回来了，牛科长尷尬地迅速把手縮回来了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但，苏玲并沒听到他罵什么，只顧囑咐一句：“記住，半个鐘头。”

說完便走去。牛科长解脱了窘狀，狠狠地罵了一句：“豈有此理。”

崔庶务順竿而上：“真是豈有此理，光看到他們那三百袋洋灰，就看不到別人的困难。”

牛科长：（不耐煩地）“別理她，待会来了，你就告訴她，暫時沒有办法，不过千万別讓她再来找我。”

九、新局长办公室門外

几个青年男女職員在議論着。

甲：“非找他不行！他就是管这个的嘛。”

青年甲气憤地向大家說着。青年乙一推門，鎖着，气的踢

了一脚，大家围攏了过来，向屋内張望着。

一間敞亮、較寬大的辦公室，新粉刷的牆壁，油漆得亮亮的地板。……屋內只擺了一張大型的寫字台和轉椅，挂着漂亮的窗簾，別的什麼也沒有。

乙：（畫外音）“你們看，這麼闊氣！”

甲：（畫外音）“明明樓上有一間，偏要再搞一間……”

大家你一句，我一句地發起牢騷來。

丙：“這都是崔庶務出的主意，為了向科長‘拍馬’……”

乙：（搶着）“科長再向局長拍。”

甲：“什麼作風！”

丙：“新局長來了，一定要反映這個意見。”

一〇、辦公室

牛科長聽得不耐煩了，轉過身來：“意見！意見！永遠聽不完的意見！”

他發現玻璃門上“局長辦公室”的字樣還沒有改：“為什麼還沒改掉！”

崔：“改，這很便當，把‘局’字改成個‘科’字就行了。”

牛科長：“不，上面要加上‘總務科’三個字。”

崔：“好好好，（向門外）老李！老李！”

老李推門進來。牛科長拿着皮包走了出去。崔庶務慌忙地吩咐着老李：“老李，你趕快把那個‘局’字刮掉，回頭我派人來寫。”說完忙追隨科長而去。

老李走向寫字台，拉開抽屜，找出一把裁紙刀，回到門邊去刮字。

一一、馬路上

清晨，好象蒙了一層白紗。

寬闊的馬路上，汽車奔駛着。

人行道上，來往如梭的上班的人們。

公共汽車里，人們魚貫走下。

另一條街上，遠處駛來一輛小汽車。停下，張允通走出，向車內打了個招呼：“謝謝你！”小汽車駛去。

張允通——穿了一身灰布干部服，看起來非常朴素，他望了望這座大樓，便向大門走去。

大門上挂着“××建設局”牌子，張允通和人們一齊走了進去。

一二、收发室門前

收发室里，收发員正在刷牙，張允通走來，敲了敲窗子：“同志！”

但是，收发員好象沒聽見似的，根本沒理他。

張：“同志！我要見你們總支書記。”

收发員連看都沒看他一眼：“現在還沒上班哪！”

他又繼續去刷牙。張允通看了看牆上的鐘，的確才七點十分。無可奈何，只好在走廊上等着。

他慢步地走到樓梯邊上一張黑板報前停下。黑板上有“歡迎新局長張允通同志”的字樣，張允通笑了笑。陸續上班來的同志們，也都走來張望張望。

樓梯口上鐘同志和另外一個人在說着話。

“你看見牛科長沒有？”

“大概在原來那個局長辦公室吧！”

張允通聽見了他們的說話，見鐘同志轉身跑上樓去。

一三、辦公室

老李將“局”字已“刮”掉，正在擦着。

鍾：（画外音）“牛科长在不在？”

老李拉开門，进来的原来是那天要牛科长給修房子的鍾同志，今天，他可不象那天那么平靜。

老李：“噢！鍾同志啊！科长下去了。”

鍾同志，沒有吭声，向室内环視一週，没人儿，看着老李。

老李也莫名其妙的：“您有什么事？”

鍾：“回头請你告訴他，职工宿舍今天一定要修理。我們把修房子人找来了，一会儿就到，請总务科跟他接接头。”

老李一听，原来是这样：“好好好！我給您轉达。他是那儿的？”

鍾：“祥泰建筑公司老板，姓張。”

老李：“好了！”

鍾：“謝謝你。”

鍾同志走去。老李怕忘了，走到記事板前，拿起粉筆写上：“祥泰張老板”字样。

張允通象參觀似地，由楼下走了上来。

他走到办公室門口怔住，門上只写着“长办公室”字样，他想是不是走錯了，可是看了看左右，只有这个門，猶豫了一下，便走去敲門。

老李推開門一看，并不認識。

張：“請問这里是局长办公室嗎？”

老李：“是的。不，現在是总务科长办公室了。”

張允通微笑着走了进来，看了看屋子里沒有人：“你們科长呢？”

老李：（打量了一下）“他到楼下去了，您貴姓？”

張：“我姓張。”

老李恍然大悟：“哦！張老板！”

張允通莫名其妙的：“張老板？”